

# 童年，那一口深井

——评周涛散文集《乡愁百味》

◎王敏

人到中年，乡愁会渐渐在心间汇聚成浓稠的情愫。书写，无疑可以纾解乡愁，而书写的途径之一就是打开童年那口深井，向生命根脉处回溯与探望。周涛的散文集《乡愁百味》即是通过向童年深井的重新掘进，接通了作者这条乡愁纾解之路。

回望童年，既有彼时彼地的鲜活记忆，又有拉开时空距离后的审美谛视。就在这双重视觉的不断转换中，土默川的风土民俗纷沓而来，作家的深情感念扑面而来。也即是说，《乡愁百味》的书写融合了纯真的童年之眼和深情的成人之眸，在这两道目光的交错之间呈现了土默川的一草一木、一物一事，徐徐展开一幅幅丰盈生动饶有趣味的童年乡土世界的图景。

榆树、红柳、苦菜、杏花、燕子、麻雀、羊、狗、淖尔湖，土默川上的自然风物构成这幅童年景观的基本底色；杀猪菜、羊杂碎、油炸糕、饺子、酸米饭、寒燕儿、烤土豆，甚至还有榆钱玉米面疙瘩，都是始自童年延续一生的美食味道；煤油灯、老井、碾磨、作坊、喝杂社、老铃、麻雷、胶片电影，这些随着童年的远去逐渐消逝的物什依然让人魂牵梦绕；庙会、节令、窗花、对联、山曲儿、唢呐、灯会、乡音、童谣、谜语，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成就了五彩斑斓的乡土童年；春播、捡田、割麦、打麦、推磨、拾柴、拾粪，农人的劳动场景和勤劳质朴的精神无声地浸润着童年；爷爷、姥姥、父亲、母亲、二姨、三哥，亲人们的相濡以沫让童年获得无与伦比的爱的滋养……

可以说，《乡愁百味》写了作者所能及的土默川乡村的一切，每一篇都取一个触动乡思同时连通童年记忆的点，就像在童年深井的井壁上凿了一眼，清冽的泉水叮咚作响，让每一个罹患乡愁的游子都如饮甘怡。作者的童年记忆及其书写敞开了五官：辣麻麻“那碧绿的小碎叶零星地散落在还没有生机的土地上”，吃到嘴里，“顿时一种新鲜的甜辣直冲鼻孔”；捡田时，“感觉脚下硬邦邦的”，一定是有大玉米；听戏时“本来很短的一句话，硬是哼哼唧唧半天”；母亲的炕头，“氤氲满屋的都是母亲的的味道”——五官感觉的烙印往往是最真切也最有召唤力的童年印记。作者经常回到童年现场，兴致勃勃地叙述游戏的快乐和纯真的心境。看到冬天玻璃上的冰窗花，他的想象优美：“冰窗花有时像一片丛林，各种树木疏密有致，层层叠叠，林间有跳跃的松鼠，有散步的喜鹊；有时又像一个神秘的海底世界，小鱼小虾游弋其中”；看完电影后，孩子们要打土仗或偷邻村的西瓜，“看电影里的战术，一会儿声东击西，一会儿暗度陈仓”，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写拾粪

的日子，儿童的心境会让人会心一笑：“每当看到一坨粪便，我们都仿佛看到金子一般，觉得它灿烂耀眼”；听鬼怪故事“前半段我们吓得把头蒙在被子里，当知道答案后又都开怀大笑”……“食”趣童年《煤油灯下的童年》《难忘儿时打靶歌》《我们的小学生活》更是直接以“童年”命名，清晰呈现了土默川乡村生活中的童年光影。

童年之眼既是好奇的，又是纯真的，它直视事物，将事物最本真的一面呈现出来，并不附着意义和价值的藤蔓，从而带领读者重新勘探和编纂这个自认为熟稔的世界。于是作者所经历的土默川的乡土记忆以及每个读者所经历的各自的童年就在这样的一种眼光之下获得了重新的敞开。然而，童年毕竟是逝去的时光，在时间之轮的碾压下，我们不复拥有童年。童年时代土默川的乡土生活渐行渐远，作者只能以病后的“顿悟”来记录童年美好的记忆。《乡愁百味》的每一篇的结尾都程式化地表达着作者对曾是童年的鲜活场景、现在却正在逐渐消逝的乡村美好的叹惋。这反复回旋于每篇的“主旋律”弹奏的正是人到中年的深沉感悟。这种感悟既有直抒胸臆的感恩与想念，也有哲理式的思考和升华。与童年之眼比较起来，这种成年之眸的灵动性显得稍逊几分，但两种目光和叙述之间

依然形成了某种张力。作品好几处记述母亲61岁不殆离世，留给作者以最深刻的遗憾。这种深入骨髓的失落又加重了乡愁的浓度，使整部作品铺上了忧郁的底色。

读周涛的《乡愁百味》，还引发我产生了超越文本的思考：作者是在60年代生人，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童年，那么作者的童年是不可以复制的。那种在乡野自然中伴随着鲜明的四季和不同的节令成长，那种在泥土中挖掘野菜，在艰辛的劳作中体会自然赐予的快乐，在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体会不易获得的满足，在群体游戏中才拥有的荣誉感和合作意识，以及父辈身体力行的勤劳示范，乡土文化传承与浸润中的潜移默化，都是城乡巨变的当下所丢失的童年文化。所以，某种程度上，周涛的“乡愁”就具有了超越一人的童年、一地的乡土的普遍意义，即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童年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没有真正的“童年”的一代是否会成为情感稀薄的心空人？我想这也是周涛记录自己童年背后的另一深意。

有人说，童年不仅是存在的深井，也是人类的归程。在周涛和很多人那里，童年就等同于故乡。我们需要拥有一颗童心去回望来路，让生命的河流保持澄澈。我们也需要比照不同的童年，为当下和未来的童年创造更好的生态。



# 自然风情与时代风貌的同频共振

——评“大河奔流”黄河文化主题美术展

◎包丽日 王鹏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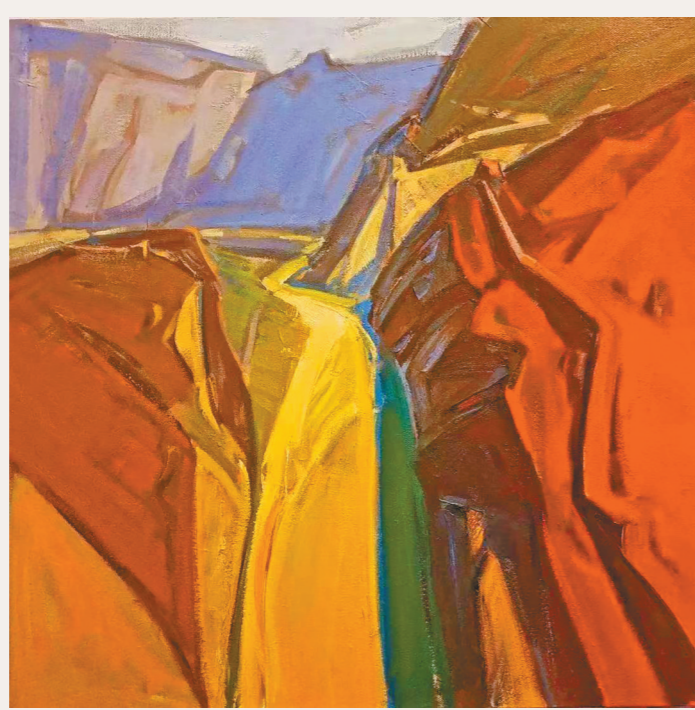
黄河被誉为“四渎之宗”“百泉之首”，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滋养了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历经千年形成的多元统一的文化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内蒙古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大河奔流”黄河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以“人文地理符号和形象”为切入点，从不同视角呈现黄河的万千气象，以新时代的艺术语言塑造黄河的自然风情和时代风貌，是内蒙古美术界讲好“黄河故事”的一次积极的艺术实践。

综观此次展出的89件作品，体裁丰富，形式多样，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雕塑、综合材料绘画等，反映出创作者蓬勃的艺术生产力。在艺术风格方面以写实风格为主，也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风格的作品，其中写生作品数量最多，创作者将黄河沿岸风景以各自熟悉的绘画语言再现于纸上，在描绘河谷、村庄、山脉、农田等景象的同时也展现了画家迥异的艺术风格。就作品内容而言，主要反映了黄河流域的自然风貌、社会生活、历史文化景观三类主题，山水、花鸟画、人物画皆有涉及，是创作者对黄河自然景观和乡土人情的全景式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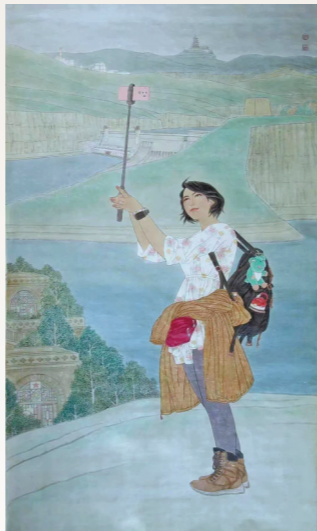
## 自然意象：波澜壮阔的交响

黄河内蒙古段蜿蜒800多公里，流经7个盟市，在时光变迁中塑造的沿岸独特地貌，成为艺术家描绘黄河风光的重要物象。对于黄河及黄河沿岸自然景观的描绘，画家们观物立象归结为奇山异水，绵延的山脉与盘错的河流是自然意象的集中体现。这些意象成为塑造黄河景观形象不可或缺的元素，特别是经过绘画语言的处理产生独特的艺术意蕴。展览中涉及山水意象的作品有58幅，占全部作品的半数以上。画家们普遍做到捕捉流域沿岸风光的特性，展现出母亲河的苍茫辽阔，将对山河的赞美寄情于景。黄河内蒙古段流经的区域带有一种典型的西北气质，整体轮廓粗犷有力，山谷中流淌的水汹涌澎湃，少一些江南青山绿水钟灵毓秀的静逸，这些特质在不同画家的山水意象中皆有呈现。色彩通常带给观众最直观的刺激，成为传递作者思想情感的媒介。在作品《黄河万里



《经天亘地》

崔雪冬



《大美黄河》

林旺

《家住黄河边》

孙玉宝

素雅的墨色，通过截取峭壁与河流的一个侧面，提取峭壁、水流、舟行作为“最具包韵性的顷刻”，以极致的构图和细腻的笔触让错落的线条排列在杂乱中生成新的秩序感。横线与竖线是画面中主要的两种线条排列方向，作为画面主体的峭壁以粗细长短不一的竖线条为主，在墨色的衬托下表现出冷峻陡峭质感，河流、舟行、草坪则以带有弧度的横线条描绘，带来流动的节奏感，纵横搭配让画面有动有静，动静相宜，充满生命力。这种风格同样可以在王雨春的作品《湍流》中窥见，清冷的墨色、纵线勾连的群山以及曲线盘绕的河流搭配出“有意味的形式”。王学谋的版画作品《九曲黄河》则以俯瞰黄河的视角通过大量曲线生动传神地表现出蜿蜒的黄河全景。

## 时代意象：时代生活的协奏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河独特的水文特征及气候条件一直以来滋养着沿岸的人民，深深影响着社会文明的进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保护黄河生态、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指示，黄河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取得新的成就。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画家们在采风过程中敏锐地观察到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新气象，在作品中集中表现为时代意象，具体可分为人化自然成果、日常生活片断、历史文化景观。林旺的《大美黄河》描绘一位当代青年在黄河岸边自拍的情景，背景是窑洞、水利工程、古长城遗迹，画家巧妙地将黄河沿岸带有历史感的典型人文景观，同象征青春活力的当代青年形象融入在一幅画面中，运用工笔画的技法进行写实处理，展现黄河沿岸万象更新的新时代风貌。袁绍华的《黄河儿女》以现代主义的拼贴手法打破真实时空秩序，将人物与自然风景、生活场景组合在一起，描绘出黄河儿女的群体形象。画家尤其注重对人物表情及神态的把握，有满脸皱纹的奶奶露出慈祥的笑容，有耄耋双眼花眼眺望远方，有青年妇女笑容满面，有可爱的儿童，也有人神情严肃眉头紧锁……长城烽火台、古城墙、黄河渡船、盛满丰收果实的拖拉机、规整的现代建筑等事物萦绕画面四周，将黄河沿岸社会发展变迁过程高度浓缩。董从民在《黄河岸边老宅写生》中描绘了被绿树成荫环绕的老式黄土屋，低矮的土屋与高耸的绿树形成色彩与比例关系上的对比，植被葱郁的现实时空同干旱荒芜的历史图景构成反差，旧貌换新颜反映出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乌日娜的《黄河春耕》用富有秩序感又略带幽默的形式呈现出黄河岸边农民日常耕作的瞬间，驴是黄河流域重要的生产工具，农耕也是黄河文明诞生的主要生产方式，这幅春耕图通过表现人与驴并肩行走的画面，也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作者注重对细节的捕捉，两人两驴穿排布向前行，农民头戴鸭舌帽身着绿色夹克脚踩胶鞋，身上背着铁锹和箩筐，眼神坚毅神情宁静，两头驴嘴上分别套着箍嘴和嚼子，脚下的路混着沙砾与石块，身后远处是黄色的山坡。通过真实、质朴的刻画农民劳作状态，表达对劳动人民的赞美。霍敏的版画《十里烟沙》则以三联版画的形式再现塞上老街、五当召、成吉思汗陵，表现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景观。

此外，在李峰《溢色》、耐日《山河新声》、乌吉斯古楞《乡愁》、崔雪冬《经天亘地》、那日苏《别有洞天》等作品中，皆可欣喜窥见青年画家大胆探索的不同表现手法，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立体主义等创作风格，追求丰富多样的形式语言，可圈可点。但综观展览也有一些不足，刘熙载有言“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本次展出作品大多达到了“造乎自然”，但还缺少“由人复天”的精品，主要是作品中缺乏有深远意蕴和深刻表现力的力作，中国传统美学同样强调“立意以尽意”，“象”既是外部造型，也应当蕴含着“道”的精神追求，以在作品中达到“大象无形”的审美境界。

丹青大美绘华章。通辽市首届职工山水画作品展，旨在以山水为题，以浓郁的墨香、独特的视角，画山画水，绘祖国山河之秀、江山之丽。山水画展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美不胜收。

这次山水画展，入展作品近百余幅，作者皆是通辽市活跃的山水画创作者。山水画展作品充分反映了时代主旋律，讴歌赞美祖国山河壮丽锦绣，主题紧扣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内蒙古自治区提出的“两个打造”立意创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饱满的艺术作品和视觉张力，引领全市广大职工群众凝心铸魂跟党走，激发团结奋斗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纵观此次山水画展，每幅作品各具风格，呈现的特点或墨淡、或墨浓、或墨香、或墨气，给人心旷神怡之感。远看，山有色；近看，水无声。笔墨神韵，充满着意象和意境，令观者为之怡情，为之陶冶，为之沉醉。流连在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山水画前，品味其味、思其意、探其境，墨色相互碰撞，画面扑面而来。

在山水画创作的表现力上，艺术家们追求力量之美，画面厚重质朴，以艺术的大美抒发向党、爱祖国的大爱情怀。山水画展饱含思想性与艺术性，二者之兼容，形成了此次画展的地域山水画风格与气派。这种风格，犹如音乐之美妙，在于回响，是无形的美，山水画之美，在于有形之美，可谓画型无象，造响无声，天地空灵，雁落流水，清雅悠香。

笔墨当随时代，山水画创作需要意境的营造，没有意境，则没有灵魂；没有笔墨之功，则没有熔铸。山水画创作者笔墨丹青，绘天地之生息，画山川之精神，展万象之气派，为时代赋彩，为祖国讴歌。



图为通辽市首届职工山水画作品展作品。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